

## 我与陈公的海丝情缘

■方毓强

光阴荏苒,自从1984年10月我第一次拜识泉州陈公泗东先生(1924—1994年),至今已整整40年了,可以说他是引导我关注、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的恩师。回想1984年10月下旬,我第三次到访泉州,25日正逢泉州华侨大厦开业大典,我得以拜识了李硕卿、陈泗东等人,他俩听说我来自上海《新民晚报》,特地到我下榻的403房回访、座谈。

陈公南人北相,说起上海,一往情深。原来他1946年9月至1947年7月在上海暨南大学就读,作为学生领袖发动学运,加入地下党……总之,他在上海度过了峥嵘岁月。1974年他参与了举世瞩目的泉州宋船发掘工作。陈公一发不可收,倾全力考证地方文史,终于促成泉州1982年名列首批“中国历史文化名城”,这也为2021年泉州申遗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后来我又到开元寺泉州市文管会拜访了陈公,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被世界所关注的、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海外返航的宋代海船,并介绍了宋元时代泉州在中外海上交通史的地位。我虽然文科出身,但过去很少接触海洋史。读过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知道他从泉州港返航欧洲,但对于泉州极其丰富的历史遗迹知之甚少。陈公一席话,使我如梦初醒,茅塞顿开。

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,我跑遍了中国沿海地区,还在亚洲、北美、欧洲等地痴迷于海外交通史的调查研究,先后前往韩国、日本一二十次。然而,这与我



1989年12月1日上午,方毓强(左)与陈泗东在开元寺海交馆大门合影。(方毓强/供图)

从事的新闻工作并无关系,完全出于我要搞清楚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历史真相的个人爱好。

1989年11月30日,我又一次到访泉州。第二天上午,我到平水庙28号陈公府上“幸园”拜访,他还专程带我到开元寺内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,介绍我认识了馆长王连茂。我与陈公就在博物馆大门口,拍了合影照(记忆中这是第二次合影,但1984年10月第一次合影照至今未找到)。在与陈公交往的两天里,我一直在向他请教有关泉州地方史志的知识,每次与他交往都是我学习的好机会。

我在2012年11期《世界·中国》中英双语杂志上发表了《引我走向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博物馆》一文,其中特地写到了1984年10月,陈公带我参观了开元寺大院内的宋代沉船一事,“我突然发现,中国海外交通史是中国历史课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,这促成我开始研究海外交通史。在以后的20多年里,我跑遍了中国沿海,还到国外做海外交

通史(包括徐福东渡、郑和下西洋)的调查,发表了很多文章,1989年6月,我还编导了中国与琉球王国关系的纪录片《渊源》,可以说陈泗东、海交馆(及《海交史研究》杂志)引领了我,是我的老师和课堂”。

2021年7月25日,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“泉州: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申遗成功。我在为泉州高兴的同时,不禁追忆起最早让我了解泉州的恩师陈公来了。于是,我在同年11月6日上海《新民晚报》第13版上发表了《泉州通 陈泗东》一文,向世人介绍了陈公,并寄托了我的怀念。

十分意外的是,今年5月,泉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文卫辗转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,加上微信。7月,他发来了泉南乡音资料馆5分钟闽南语视频,是根据我《泉州通 陈泗东》一文制作的。我因此获悉,张主任是泉州专门研究陈公的专家,陈公地下有知,含笑九泉!

(作者系《新民晚报》原资深记者)

## 两颗青枣

■洪梅笑

秋日,阳光慵懒的午后,院子里一片明晃晃。奶奶坐在角落里剥花生,光影把她的身影拉得好长,她低着头,眼里全是活。此时风好像静止了,我只听见她手里传来的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,内心顿时暖暖的。

听到动静,奶奶抬起头,满头白发泛着金黄。见到是我,两眼立马来了精神,利索地站了起来,拉着我的手。她小跑到房间,一会儿又出来,手里拿着两颗洗得干干净净的青枣。她把青枣塞给我,一个劲儿叫我吃。

这两颗青枣已经干瘪了,一看就知道放了好几天。原来姑姑几天前给她一包青枣,她舍不得吃,给这个几颗,给那个几颗,而她自己一颗都没有吃。她知道我会过来,于是留着两颗等着我过来吃。人到中年,总是有太多牵绊,这阵子我由于琐事繁多,已多日未来看望她。她就这样等着、盼着,可是青枣已经等不及开始萎缩、干瘪。

“吃这个青枣,润润嗓子!”奶奶又一次催我赶紧吃。每年一到秋天,由于气候干燥带来的不适,我的喉咙一不小心就会沙哑。这是我从幼时到现在的老毛病了,一直没有办法根治,有时候晚上还好好的,第二天一早起来居然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于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,我总是得小心翼翼。奶奶一直都惦记着我这个老毛病,她意识里认为多吃水果对喉咙好。所以只要别人给她一点水果,她都要给我留一点。

幼时,在家里是很少能吃上水果的。母亲偶尔会买上一袋苹果,个儿小小的瑕疵果。一袋看似很多,但是家里孩子多,怎么吃都不尽兴。初中的时候,我一星期才回家一次。有一回周五放学,一眼就看见奶奶在路口等我。当时她还还不老,走路快,嗓音也高,老远就喊着让我走快点。我走到跟前,她从裤兜里掏出两个橘子让我快吃。橘子已经破皮了,橘子汁渲染了她的口袋。那鲜艳的颜色,成为我那段时光最绚丽多彩的回忆。

如今大家的日子已经好起来了。水果更是每日必备。可是,在奶奶心里,一颗橘、一颗枣都是好东西。而好东西就是要留给爱的人吃。

春去秋来,岁月在日升日落中更迭。我从年幼走到中年,可是在奶奶心里,我一直只是一个孩子,一个需要被爱和呵护的孩子。在这个秋日的余晖下,我捧着这两颗青枣感受着岁月的温柔。

## 闽南古早的女人美容师

■陈立献

从前,男人美容是理发。女人呢?是净脸。她们不是用刀髡脸毛,而是用线绞净的。于是闽南有一种职业叫“挽脸婆”。称婆者,其实年纪并不高,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妇女。一身得整洁,口齿伶俐。她们提着梳妆盒,内有披肩布、粉盒、木梳、线团等,走家串户,登门觅活儿。

操作时,先在脸上敷白粉,像给演员化妆。之后用双手灵活的指头叉开线圈,在脸上贴近皮肤绞下白粉,脸颊起线,沿腮边、鼻梁、嘴唇、下颚,直到脖子、耳朵,上上下下。指头伸缩着线,一松一紧地绞。白粉纷纷落下,直到脸无白粉,便是绞净了。再用清水一洗脸,不用说,年轻了。据说,手艺好

的,不疼不痒,能把细毛连根拔,很难再长毛。

姑娘出嫁时要挽脸。平时挽脸的,徐娘半老者居多,出门做客时要挽脸,逢年过节、过生日、办喜事要挽脸。一人挽脸,四邻婆娘便闻风而来,一坐下来,便没完没了地唠叨家常。这是女人最开心的时候,她们正正当当放下家里活,可以心安理得在此知无不言,说说笑笑,也不会有人说闲话的。

挽脸婆也有规矩。无论来多少人,她总不紧不慢地操作,挽不完的,第二天再来。绝不偷工省时。她与顾客的关系十分融洽。一见面就客客气气、嘴笑目笑地打招呼,亲如一家人。主人敬茶,她送针线。有时也带几颗小糖果来哄小孩。因走四方,见多识广,善解人意,也善于调解。有时遇到顾

客家庭不和,她能化干戈为玉帛,使家庭和好。“家和万事兴”是她的口头禅。有时看门当户对的,也会穿针引线做红娘,促成一对好姻缘。乐为善事,所以走到哪里都受欢迎,顾客会争相提供午餐。

挽脸婆是闽南古早的女人美容师。20世纪50年代,乡下还随处可见。随着时代的进步,女性对美容有更高的追求,改革开放后,专门美容店出现了。美容的化妆品琳琅满目,美容的方法多种多样。世间事物千变万化,有新生就有灭亡,挽脸婆消失了,这是旧时的一种职业,很温馨,很实在,富有人情味,让人怀念。

附记:前日看泉州电视新闻,才知道南安石井如今还有人操作这职业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挽面婆以家为店,且更现代化,男人也在挽脸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